

Laura Fygi × 陳鋼

鬱金香與中國玫瑰的十年不解緣

來自荷蘭的爵士情歌天后Laura Fygi為慶祝個人出道20年，打造最新專輯《The Best is Yet to Come》，更展開新一輪中國巡演，先後到訪上海、廣州、深圳及香港。香港的演唱會後，Laura忙不迭與一位「老」朋友——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陳鋼會面。兩人面對面把手言歡，Laura感慨：「十年前，我們已經通過音樂相會了。」

這是怎麼回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場地提供：Hullett House



■ Laura Fygi 尉璋攝



■ Laura Fygi的新專輯 環球唱片提供

原來，在Laura的新唱片中，她精心錄製了一首用中文演唱的《玫瑰玫瑰，我愛你》。當熟悉的旋律從這位荷蘭女子口中緩緩流瀉而出時，這首創作於1940年、電影《天涯歌女》的經典插曲彷彿瞬間有了新的味道。而歌曲膾炙人口的旋律，正出自著名作曲家陳鋼的父親陳歌辛之手。

說起來，Laura與「玫瑰」的緣分十分玄妙。10年前，她偶然從一位香港朋友的手中得到一張上海籍歌手潘迪華的唱片，裡面的一首《玫瑰玫瑰，我愛你》讓她格外鍾情；十年後，當她計劃自己的新專輯與中國巡演時，她靈機一閃，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首歌。

5月31日，Laura的中國巡演來到香港站，在陳鋼看來，這可說是一次歷史性的時刻，70年前演唱《玫瑰》的原唱者姚莉與曾經打動Laura的演唱者潘迪華，都在觀眾席上欣賞了全晚演出。「三代玫瑰在文化中心相聚」，正是Laura口中的「玫瑰同學會」。

最慢的「玫瑰」

陳鋼這樣形容Laura這位「洋玫瑰」：「一個荷蘭來的鬱金香，遇到了中國的玫瑰花，唱出了一派花樣的年華。」他說，在他聽過的這麼多版本中，Laura的《玫瑰》是最慢的玫瑰。

「我曾經在Google上聽過姚莉的版本，我想知道這首歌的歷史，想要知道這多年中這首歌經歷了怎樣的故事。然後我聽了潘迪華，她的風格很big band swing。而對我來說，它是一首十分浪漫的歌，我想很浪漫地去演繹，用慢慢的、有些lay back的風格也許更加能表現那種氛圍。」Laura說：「對於一些歌，如《Fly Me to the Moon》，很多人用swing的方式去唱，但我喜歡將它表現得緩慢悠長，如同一首動人的情歌。有時我覺得我需要把歌曲演繹成特定的節奏，《玫瑰》也是一樣。」

1950年代，《玫瑰》傳到了美國，兩個美國人把它翻譯成了英文。1951年，美國歌手Frankie Laine翻唱這首歌，歌曲迅速走紅，更得到了全美流行音樂榜的榜首。這大概是中國歌曲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很有趣的是，Frankie Laine用的也是爵士的唱腔，但他的風格激進、向前，是一種瀟灑的男性化的表述。但是Laura的演唱非常浪漫、悠閒，非常有味道。這麼兩極的兩種風格都可以用爵士樂來

表達，這也是為何我們都很愛爵士樂的原因。」陳鋼說。

但Laura並沒有直接演繹美國版，卻挑選了中文原版，這又是為何？「我聽過英文的版本，沒有了原來的故事，失去了它的魅力。雖然我不明白中文，但是它聽起來更適合放在中文中。」

有故事的人 唱有故事的歌

陳鋼說，Laura的音樂會，每次都是一次全新的創造。她的演唱自然、由心而發，所以無論是甚麼動作、甚麼表情，都覺得無比妥貼自然。而Laura則形容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歌曲有自己的故事，我最關注的不是怎麼唱，而是怎麼去講這個故事，不論是瘋狂的、浪漫的、高興的，還是悲傷的。故事是我可以將自己聯繫到歌曲中的唯一途徑，這就是我唱歌的方式。」

《玫瑰玫瑰，我愛你》正是一首充滿故事的歌。在陳鋼的講述中，時光好像倒流到50年代，好像置身於貼着碎花牆紙的房間深處，老式留聲機中傳出來的愉快旋律讓人恍惚失神。

「Frankie Laine唱這首歌的時候，我不知道它是我父親寫的。在美國人的出版物中這樣寫着：曲作者不明，可能在紅色中國。搞不清楚是誰寫的。一直到後來，我的弟弟也在美國，正好碰到Frankie Laine開告別音樂會，他對他說：你知道嗎，這首歌是我爸爸寫的。Frankie Laine說：是啊，我爸爸幫了我一個大忙。因為當時也拿了大獎嘛。後來Frankie Laine每年都寄一張賀年卡給我。」

「後來有個美國人，拍了一部電影叫《枕邊情書》，一開頭就是這首《玫瑰玫瑰，我愛你》，但是整個電影和這首歌不是很搭調。我就寫信給導演，問他為甚麼要用這首歌。他說：我的爸爸二戰後從中國回來，每天早上洗澡的時候都要哼這首歌，所以我從小就有這個情結，我一定要把它放在電影中。他還很有趣地說：我相信你也是在這浪漫的歌聲中長大的。再後來，英國的國王合唱團把它變成了一個英文的無伴奏合唱的版本。」

時光飛逝，《玫瑰》走出中國，到世界各地。每次的被翻唱，都給它增添又一段新故事。現在，荷蘭爵士天后來到中國，用中文重新演唱這首歌，倒像是開了陳鋼的封蓋，一段歲月悠悠轉轉，醇香醉人。



■ 陳鋼 尉璋攝



■ Laura Fygi的香港演出。Live Nation提供

城市室樂團之《笛韻悠揚》

本屆法國藝術節的音樂環節有多個節目，本文集中談5月23日莎朗·貝扎莉與香港城市室樂團之《笛韻悠揚》。

既然是推動法國文化之音樂節目，不止獨奏家，指揮也是法籍的尚·托勞，他是香港城市室樂團於08年委任的首席指揮。節目方面包括獨奏家演出佛蘭的〈E小調長笛幻想曲，作品79〉、古諾的〈長笛小協奏曲〉及莫扎特的〈D大調第二長笛協奏曲〉三首長笛曲目；樂團演奏則有韓爾的〈比亞翠絲·德斯特的舞會〉及德布西的〈小組曲〉。除了莫扎特，其餘均是法國作曲家，節目編排亦很貼題旨。

長笛是一件靈巧多變的樂器，快慢動靜高低皆宜，音色低音溫暖、中音甜美、高音光亮又有穿透力，很適合表現不同的性格與情緒。不過長笛並不易學，因它是無簧管樂器，不需要簧片的顫動來發聲，要奏得好全靠嘴唇的形態和嘴唇的細微控制，能否掌握循環呼吸法是成功之要訣。

莎朗的演出充滿自信亦甚有台風。第一首〈D大調第二長笛協奏曲〉快板中樂句的輕盈和行板的秀麗都展示出她扎實的技巧，不過尾段快板中由低一下爬上高音的演奏略見偏差，這同樣出現在〈E小調長笛幻想曲〉中，不過小行板奏來悠揚悅耳。古諾的〈長笛小協奏曲〉雖短，顯然比前兩首曲掌握得更理想。由低音直轉高音一揮而就。不過其表現最出色部分不是主曲目，而是encore所奏的兩段獨奏曲，充分表現她的靈活技巧和呼吸法，展現出長笛迷人的音色。不知是因為環境因素，還是那純金打造的專用長笛，在3首主曲中反而欠了長笛應有的亮度，與樂隊齊奏時音階總顯得少了一點色彩。

樂團方面，開場包含7個段落的〈比亞翠絲·德斯特的舞會〉未算精美，有點熱身，樂團的齊整和豐滿的樂組在最後的〈小組曲〉才發揮出來。由樂團長笛吹出飄忽的旋律開始，弦樂、木管、英國管、巴松管及敲擊樂陸續出現。在泛舟一列一列小步舞曲一芭雷四個短小樂章中，表現出樂隊的能力，慢慢輕重中閃耀出室樂演奏的能量。

香港城市室樂團由雙簧管演奏家李燕欣(Leanne Nicholls)創立。成員來自世界各地而現居香港或亞洲地區，每年均與本地及知名藝術家舉行套票音樂會系列。從本屆樂季看，樂團主辦的一系列節目都有很強的主題和創意。4月上旬有俄羅斯科學家里安·特雷門的《特雷門電子琴演奏會》，並由他的姪孫女兼學生莉迪亞·嘉芬娜演出；同月還有在聖約翰座堂演出之《Requiem》；3月的《愛爾蘭之風》除有愛爾蘭作曲家及風笛手戴維·史畢連的表演，更有愛爾蘭民歌手及世界冠軍愛爾蘭舞蹈家同場演出。6月初還有《法國情懷》，把路易十四的宮廷舞蹈和音樂帶進中環的梅夫人婦女會。除節目外，演出的場地從音樂廳擴展到教堂或國際學校等，甚有新意，由此來看，香港城市室樂團可能是本港最勇於發掘新場地的音樂團體。

■文：鄧蘭

本土音樂劇的觀後瞻前：從《1941》到《四川好人》

在「演戲家族」云云作品中，音樂劇的上演大多集中在2000年後；再演《遇上1941的女孩》是分水嶺。今年在網上進行「最入心劇目」投票活動，得獎的《一屋寶貝》是劇團三度公演的音樂劇。這多少反映了近年觀眾對這表演形式的喜愛和劇團專注發展的成績。

《1941》處理本土情懷

當年重新製作的《1941》以長檔期方式搬演引起不少迴響。「九七劇」後一波有潘惠森的「昆蟲系列」探討香港人生存狀態，至於歷史的尋探行動則有《飛吧！臨流鳥，飛吧！》等；但以懷舊作為身份探索的方式，則以戲劇雜糅音樂的形式較受歡迎，杜國威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是一例。同樣是透過對已逝時代、前人足跡和奮鬥精神的想像，從焦慮中確立前進意義的《1941》，則借用西方音樂劇形式處理本土題材。

對音樂劇的有限了解令創作者採取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心態；作品旋律傾向容易入耳和消化，流行曲格調和情感框架容易引起共鳴，但對於以樂曲盛載和推進複雜情節的處理卻沒有很準繩的把握。即若如此，作品情懷對觀眾來說有另一層時代意義；另一點是當時《雪狼湖》多少鋪墊了觀眾對本土音樂劇形式的嘗試與接受。欠星味的《1941》的成績，無疑是對劇團和同業的啟示。

音樂劇作為另一進路

因此同時間出現了好些個別原創音樂劇(場)，如鍾志榮的《紅》、「樹寧·創作式單位」的《海闊天空》等，不過仍在摸索市場策略和創作形式。同屬「家族」的《邊城》(2001)在運作上有《1941》的影子，擷取沈從文原作中的情懷加上對形式的再追求，讓劇團漸走上音樂劇創作的前線位置。

「後九七」原創劇進入議題失落的探索與觀望期，一

些劇團轉向與年輕人透過編作方式找尋新的可能性；而音樂劇則是另一進路。《邊城》選擇經典雖不一定處處本土題材的難度低，但卻暫緩在題材探索上的挑戰。及後《K城》是對城市破落重生的呼喚，但潘惠森的文本卻不容易轉化成音樂劇；周旋於音樂劇形式的追求與本土題材的結合令劇團似乎有點進退失據。

「好人」示範作

2003年為本土題材帶來另一波探索，調侃式鬧劇《東宮西宮》的異軍突起令《酸酸甜甜香港地》(香港話劇團)這些擁抱「前進情懷」的音樂劇變得相當尷尬。而《四川好人》的出現剛好迴避了題材時宜不合的問題，亦令合作的新組(作曲高世章、作詞岑偉宗和導演彭鎮南)在文本上有較準繩的把握。

岑偉宗曾言《四川》的經驗與他原來的想像不同，音樂和戲劇的互動是討論出來的；如開場曲地方色彩濃烈的音樂奠定了整個作品的風格，數分鐘內老王講述了四川困境和碰上找好人的神仙的遭遇，鋪墊了故事背景與推動情節。專攻音樂劇創作的高世章對形式的專業掌握，無疑為本土音樂劇的創作帶來生氣；《四川》儼如「示範之作」。

何尋可塑性高的文本

《1941》與《四川》可視為「演戲家族」音樂劇兩階段進路的重要作品。前者屬「土製式」創作，本土關注和形式嘗試反映其摸索的意味，看的是音樂劇是否能夠融和「港味」而能開拓觀眾市場的可能性；後者則借「穩陣」文本的力，去

打造形式上的專業性與維繫觀眾的忠誠度，劇團稍後製作的《白蛇新傳》乃是沿用這個方式創作。面對本土音樂劇創作的發展，尋找可塑性高、共鳴感強的文本是一大難題。像話劇團在2007年製作《頂頭鐘》，「代表中國的香港翻」這些意識形態題材，恐怕音樂如何力挽都無法牽動觀眾的投入感。

《一屋寶貝》的出現誠然有把握：柳里這舶來的文本有動人基礎，高曲詞詞影導則追求形式上的成熟；在大劇場的再演讓「演戲家族」回勇至前線位置。不過所謂「本土原創」總令人格外期待，雖說好文本不理出身，但本地疲弱的文本創作力亦見憂慮。乾脆找個百老匯作品照辦煮碗

如《風車草》近作《I Love You Because》固然可行，但未必能為本地劇壇帶來多少養份。《寶貝》帶來的甘潤反映音樂劇對觀眾來說仍有吸引力，西九舞台對之的渴求亦是昭然若揭的。只是動人與煽情一線之隔，《寶貝》的溫情有不少觀眾熟悉的港、日電視劇與電影的影子，這些元素往往是創作無往不利的黑洞。

《四川》重演見飽和

《四川》夾着《寶貝》的餘勢剛完成七場重演，市場明顯有點飽和：一是重演劇目，二是獨立主辦的票價明顯亦較高，三是布萊希特的文本正與投入、溫情唱反調，四是缺乏有號召



■《四川好人》劇照

力的演員。劇團在短時間內搬演兩劇除了對維持製作水準構成壓力外，票房「走鋼線」亦令宣傳文案的視點變得模糊，遊移在留住《寶貝》的觀眾與忠於布氏精神之間。事實上，去年底「Theatre Noir」的音樂劇《動物農莊》即使有學生支持仍見營運吃力；嚴肅議題的音樂劇探索即使有人肯做，但如要獨立投資製作恐怕仍令劇團卻步。

《四川》中神仙都不敢判斷如此世道當走正或歪；好人沈德不一定善，歪的水大亦不絕邪。有趣的是水大看來像惘惘的市場與觀眾；而沈德則如創作者面對下一代觀眾的承擔與堅持。如何游刃有餘是功力，「演戲家族」肯走鋼線乃其選擇；劇團將再演的荒誕音樂劇《車你好》是本土題材再開掘，另一波針對香港人生存狀態的創作已陸續展開，對音樂劇發展來說無疑是新契機。自求多福的結局，不只是布氏留予觀眾的思考，亦是給香港劇場的一個挑戰。

■文：陳國慧



■《Ifui》劇照